



大会

Distr.: General
13 August 2009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56、64 和 99

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和保护人权****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2009 年 8 月 10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致函阁下，谴责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被美国不合理地监禁了十多年的 Gerardo Hernández Nordelo 的妻子 Adriana Pérez O' Connor 女士犯下的不公正行为。在经过 95 天的等待后，驻哈瓦那的美国利益科当局 2009 年 7 月 15 日正式通知，Adriana 女士前往美国的签证申请已再度被拒绝。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要谴责美国国务院第十次拒绝 Adriana Pérez 签证申请的行为，自从 1998 年 9 月 12 日她的丈夫在美国受到任意拘留并无辜地受到不公正审判而入狱后，就一直不能探望他。

美国当局给予 Adriana 答复的当天，正好是她结婚 21 周年纪念日。这一事实证明美国国务院彻头彻尾的狡猾和残忍，因为这个国家以普及民主、尊重法律及捍卫人权自居。

这一次使用的粗暴论据是 Adriana 女士“对美国国家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令人气愤的是，事实证明，为了拒绝发给 Adriana Pérez 女士签证，现任国务卿希勒里·克林顿重复了她的前任康多莉扎·赖斯使用的论据。

美国当局的这一决定违反了该国本身的法律，并且有计划地违背其国际义务，包括《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保护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原则》；《保护所有被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的规定。



美国政府的行为除了明显违反世界公认的国际准则外，对于被不公正地判处两项终身监禁另加 15 年徒刑的 Gerardo Hernández Nordelo 及其家属来说，还构成有计划和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和酷刑行为。

美国政府通过这一新的报复行为，企图瓦解 Gerardo Hernández Nordelo 的革命意志和精神，因为他 and René González, Fernando González, Ramón Labañino 以及 Antonio Guerrero 一起受到不公正和任意的审判，已服刑十年，因为他们敢于检举恐怖团伙过去而且现在继续肆无忌惮地从美国领土针对古巴的犯罪行为。

结果表明，这一决定体现美国当局疯狂地惩罚 5 名古巴反恐斗士向国际社会表现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除了毫无道理地拒发签证给 Adriana 和对 Gerardo 的不公正的判决外，美国最高法院最近还否决审议该案，此举实际上封死了解决该案的法律途径。

经过一段曲折和不公正的过程后，美国最高法院在 6 月 15 日决定忽视全世界为复核 5 名古巴反恐斗士案件而前所未有地发出的呼声。有关法官宁可听从奥巴马政府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对该案不给予任何关注，罔顾辩方提出的可靠证据和得到 10 名诺贝尔得奖人、立法机关、数百名议员、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杰出的法学家组织、捍卫人权的知名人士、学者、宗教人士和全世界数百万其他人的代表支持的 12 份书面辅助证据。

通过这种方式，最高法院确认了一系列对人权和法律程序无休止的侵犯，沦为促进和保护恐怖主义政策的同谋；这就是邪恶的不正义行为的本质所在，而我国的 5 名反恐斗士则为其受害者。这些侵权行为数不胜数，任何一项都足以能够裁定立即释放被告。

古巴常驻代表团要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组织、鼓励或容许针对古巴实行大量恐怖主义行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也成为这些行动的受害者。现届美国政府的行为继续保证在迈阿密街上走动的几个恐怖分子逍遥法外，例如因炸毁一辆飞行中的民航飞机造成 73 人死亡而有罪的 Luis Posada Carriles 和 Orlando Bosch，但是美国政府却残忍地惩罚没有伤害任何人、为阻止这些和其他罪犯的暴行而献出青春的人。

古巴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坚决否定美国对 Adriana Pérez O' Connor 拒发签证的行为，认定这是对 Adriana 和 Gerardo 实施的真正残忍和痛苦行为。因此，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发给 Adriana Pérez 人道主义签证，让她能够探望她的丈夫。

古巴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函附上古巴共和国全国政权代表大会核准的“致世界议会和各国人民呼吁书”。

请阁下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提高妇女地位”、“促进和保护人权”及“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的文件以所有正式语文本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韦拉多·~~莫雷诺-费尔南德斯~~(~~签名~~)

2009 年 8 月 10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09 年 8 月 1 日]

致世界议会和各国人民呼吁书

Gerardo Hernández Nordelo、Ramón Labañino Salazar, Antonio Guerrero Rodríguez, Fernando González Llort 和 René González Schwerert 被不公正地监禁快将 11 年。

经过一段曲折和不公正的过程后，美国最高法院在 6 月 15 日决定忽视全世界为复核有关案件而前所未有地发出的呼声。有关法官宁可听从奥巴马政府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对该案不给予任何关注，罔顾辩方提出的可靠证据和得到 10 名诺贝尔得奖人、立法机关、数百名议员、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杰出的法学家组织、捍卫人权的知名人士、学者、宗教人士和全世界数百万其他人的代表支持的 12 份书面辅助证据。

通过这种方式，最高法院确认了一系列对人权和法律程序无休止的侵犯，沦为促进和保护恐怖主义政策的同谋；这就是邪恶的不正义行为的本质所在，而我国的 5 名反恐斗士则为其受害者。这些侵权行为数不胜数，任何一项都足以能够裁定立即释放被告人。

1998 年 9 月 12 日星期六清晨，美国联邦调查局在逮捕了上述 5 人后，立即通知迈阿密的恐怖主义秘密犯罪集团和通信媒体。此后，他们发动了一场紧密的无休止的仇视和毁谤运动，错误地把他们打成“间谍”，同时与美国政府密谋，在他们在狱中渡过 6 个多月后，把 1996 年 2 月 24 日的事件列入起诉的一部分。

他们从被捕开始，17 个月以来受到隔离监禁，独处惩罚性囚室，与世隔绝。这违反了美国本身的监禁规则，其中限定类似待遇最长不能超过 60 天，而且仅限于针对在监狱中犯有严重罪行的危险罪犯。为了妨碍他们的辩护，多次毫无理由地对他们采取这种残忍的做法。2001 年 6 月，把他们关在臭名昭彰的“洞口”几个星期，当时他们必须为完成审判而利用唯一出庭的机会做好准备；在 2003 年 3 月整个月期间，他们再次受到更严酷无耻的双重监禁，当时正好是他们向亚特兰大上诉法庭提出上诉的最后期限。

在漫长的十年中，他们及他们的辩护律师为行使他们的权利碰到了重大障碍。有人妨碍他们获得大部分的证据，这些证据证明对他们提出的控诉是假的；辩方在审判开始时提出的十多份附带请求也被否决。他们被关在 5 间不同的监狱里，散布于美国一些偏远的地点，很难与其律师取得联系。还要补充的一点是，总是在诉讼的决定性时刻，有好几次却没有收到拟定上诉书所需的法律信件或者迟了收到这些信件。从今年起，Gerardo Hernández Nordelo 从来没有收到通过挂号信送来的与他向最高法院上诉有关的文件。除了这些明显和不可饶恕的侵犯

犯人及其辩护人的权利之外，还经常妨碍 Gerardo 与外界通信。尽管古巴向美国当局多次提出抗议，这种情况仍然继续下去。

这一虚假的审判本身完全是一场恐怖的闹剧。美国政府一意孤行，一定要在迈阿密进行审判，而当时那里发生了绑架 6 岁男童 Elián González 的丑闻。为救出这名人质，华盛顿必须从首都派出特种部队，因为所有地方当局和机构都是绑架者的同谋。检察官甚至拒绝把审判转移到距离半小时的劳德代尔堡举行。

美国政府声称迈阿密是适当的地点，这是明目张胆地说谎。当时，Elián 的绑架者造成敌对和威胁的气氛。然而，几年后即 2002 年，一些美国官员要在一场民事诉讼中出庭时，却要求改变审判地点；理由是即使案件没有什么重要性，并与古巴仅有间接关联，也不可能在迈阿密得到公平的审判(Ramirez 诉 Ashcroft 案，01-4835 Civ-Huck，2002 年 6 月 25 日)。拒绝改变地点和迈阿密当时气氛的问题使亚特兰大一个法官小组于 2005 年 8 月 9 日一致宣布整个审判无效，并下令在不同地点另外进行审判(第十一巡回上诉法庭第 01-17176, 03-11087 号令)。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寻常的行动，并违反美国的准则和惯例，对这一历史性裁决提出上诉，分部分表决迫使上诉法庭推翻禁令。

在该年即 2005 年 5 月 27 日，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在有关美国的个案中首次作出结论，认为剥夺 5 人自由是专断和违反国际公约的行为，这是在法律程序期间违法行为的后果，并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结束这种专断行为。

美国政府除了强迫在迈阿密进行审判外，还采取了其他步骤，以确保对他们处以最严厉、最不公正的惩罚。由于设法排除大部分的非洲裔美国人成为陪审员的可能，在选择陪审员过程中表现了种族主义态度。检察官允许对陪审员施加各种压力和威胁，他们在大楼内受到跟踪，受到人群的追赶，受到政府收买并为恐怖分子效劳的记者的骚扰，以致多次表示感到害怕和担心人身安全。法官也不得不表示抱怨，要求政府为纠正这种情况采取一些行动(审判正式记录，第 111、112、14644-14646 页)。

针对他们的所谓证据被任意地列为秘密；为了捏造主要罪名，美国政府精心编制了这些证据，连政府本身和上诉法庭后来也承认这些证据的虚假性。作为证人或专家出庭复核所谓证据的一些高级军官宣誓后无一例外地确认，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涉及谋取秘密情报或影响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退役海军少将 Eugene Carroll “审判正式记录，第 8196-8301 页”，退役陆军少将 Edward Breed Atkeson “同前，第 11049-11199 页”，南方司令部将军、前指挥官 Charles Elliot Wilhelm, “同前，第 11491-11547 页”，退役空军中将 James R. Clapper, “同前，第 13089-1335 页”)。2008 年 9 月，上诉法庭全体一致断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收集或传递秘密情报”，也没有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宣布对第二项罪名(密谋进行间谍活动)的判决错误，因此予以撤消，并规定了 Ramón 和 Antonio 的重新判决程

序(第十一上诉巡回法庭第 01-17176 号, D.C Docket No. 98-00721-CR-JAL, 第 70-81 页)。然而, 令人震惊的歧视是, 虽然法庭承认同样情况适用于 Gerardo 的案件, 却拒绝这样做, 辩称他已在另服终身监禁重刑。

关于 Fernando González, 出于其他动机, 法庭也宣布判刑错误, 并宣布有关判刑无效, 并下令重新判刑(同前, 第 67-69 页)。必须强调指出, 这些“错误”不能完全归咎于法庭, 因为法庭是完全依照检察官的要求判刑的。

对于 Gerardo Hernández Nordelo 所谓的第三项罪名(共谋暗杀)判处的另一终身监禁惩罚, 法庭认为没有重大证据错误。

美国政府在 2001 年 5 月承认, “根据审判中提出的证据”, 不能证明第三项罪名; 因为估计“检察官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最后一刻要求改变罪名, 为此诉诸上诉法庭。检察官承认这一措施是前所未有的(紧急诉状——要求禁止令状的紧急诉状——第 1-8 和 27-31 页)。拒绝诉状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陪审团没有提出一个问题, 在几分钟内就宣布 Gerardo 有罪, 他根本没有犯下所谓的罪行, 连美国政府本身也承认不能证明有关罪行。

不可争议的证明是, 在迈阿密在所谓审判不过是一场粗劣的骗局而已。陪审员在一个挤满了恶棍的房间中呆了七个月, 饱受恐吓、压力和威胁, 他们通过当地媒体看到这些恶棍如何绑架一名男童, 挑战政府和法律, 威胁火烧城市, 听到他们要求法庭给与 Gerardo 最重的惩罚。

在这些背景的影响下, 检察官要求并获得终身监禁的判决。

对这 5 个人实施的过分刑期与对近几年真正进行间谍活动的其他被告适用的刑期形成鲜明对比, 因为有时候这些活动的规模不同寻常, 而且还包括一些针对美国的武装暴力行动有关的活动。可是, 没有任何被告被判处终身监禁, 所有被告都得到轻于我国同胞的刑期, 有些被告已服满刑期并获释, 奥巴马政府撤回对他们一些有间谍罪名的被告的控诉, 并予以释放。

然而, 整个审判的真正性质最发人深省的一面证明, 美国政府的企图是保护和庇护恐怖分子, 避免其恶毒计划被揭露, 把他们变成其未来暴行的掩护者和同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除了夸张的刑期外, 鉴于我国同胞为反恐斗争执行了英勇的任务, 还另外施加了限制, 以便在惩罚结束后, 使他们“丧失能力”, 无法回过头来伤害恐怖分子。法庭在针对 René González 的判决书中这样表示: “禁止被告接近或访问一些特定地方, 知悉这些地方是恐怖分子、宣扬暴力的组织成员或有组织犯罪分子等个人或群体出没的地方”(判决书记录, 2001 年 12 月 14 日, 第 45 和 46 页)。

“丧失能力”对美国当局是这么重要, 因此对 Antonio Guerrero 也实施同样的禁令, 对他判处一项终身监禁另加十年监禁的重刑。关于其他三名在古巴出

生的同胞，在服满刑期后他们将立即被驱逐出美国领土。那些恐怖分子丝毫不用害怕。他们不必躲藏起来，就像他们一向的做法，可以不加掩饰地宣布他们新的犯罪行为。

那些不合理地监禁 Gerardo, Ramón, Antonio, Fernando 和 René 的人对他们的家属表现了不可饶恕的小气行为，因为为了探望他们，家属必须办理非常烦琐和使人失望的签证手续，从而剥夺了犯人及其家属的权利。Adriana Pérez 和 Olga Salanueva 面对的情况最令人感到愤慨，因为美国有计划地剥夺她们探望丈夫的机会。美国当局至今一直拒绝她们探望，对全世界的一些宗教组织、人权捍卫者、工联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提出的请愿置若罔闻。

很难理解为什么 Adriana 受到这么可耻的待遇。Gerardo 正在服两个终身监禁另加 15 年的徒刑；他已经 11 年没有见过妻子，而最高法院拒绝审议他的案件。正是在 7 月 15 日即刚好在残暴的决定一个月之后和他们结婚纪念日当天，国务院通知 Adriana，表示她第 10 次被拒发签证，声称她“对美国的稳定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除了对 Gerardo 实施的不合理判刑外，还对这两名无辜的青年实行这种恶劣、真正残暴的虐待；全人类应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由于拒绝复核该案，最高法院上实际上封死了解决该案的所有法律途径。现在唯一的途径是 Ramón, Antonio 和 Fernando 的重判听讯，迈阿密的出庭法官是相同法官；必须敦促该法官立即释放他们。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美国政府、特别是奥巴马总统肩负更大的责任。

总统具有宪法规定的权力和道德义务确保正义得到伸张。他能够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为此，他应当下令撤回对我国同胞提出的控诉，因为上诉法庭及他的白宫前任均对这些控诉提出严重争辩。如果他想向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树立改变的形象，他必须这样做。

恐怖分子对现任政府的行为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种行为继续保证因炸毁一辆飞行中的民航飞机造成 73 人死亡而有罪的 Luis Posada Carriles 和 Orlando Bosch 这两人逍遥法外，但是却残忍地惩罚没有伤害任何人、为阻止这些和其他罪犯的暴行而献出青春的人。

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呼吁所有立法机构、议员、政治和社会组织和全世界善意的人民提供支持，呼吁他们共同一道要求立即释放 Gerardo, Ramón, Antonio, Fernando 和 René。他们为古巴男女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全体古巴人民将作出不懈的斗争，直到他们自由地回到充满感激的祖国的怀抱。